



刊專念紀辰誕理絲

紀念文

紀念 總理誕辰

蕭佛成

——確立中心思想，堅固中心信仰，充實中心力量！——

我們紀念 總理誕辰，不必空說 總理爲中華民族的生存，爲着世界人類的幸福而
降生；惟 總理爲着中華民族的生存，爲着世界人類的幸福而致力，則是人人所親見親
聞的。他降生時，世界人類正籠罩着各族互爭的民族思想，代議制度的民權思想，資本
集中的民生思想之下，繚曲往復，相率淪胥而不自覺。有了 總理三民主義如旭日中天
，那些似是而非的暗謎，始揭露於瀛寰矣。我們中華民族，憑着他的提倡與奮鬥，企圖
解脫雙重羈絆，以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胚基。他畢年所負荷的重任，在他所昌明的主義
的基礎上，不斷的奮勇幹去，我們大家憑着繼志述事的宏願，鼓勵任重致遠的勇氣，發

揚天下爲公之精神，奮起努力犧牲的壯志，精誠團結，協力邁進，自是責任所應爾。然而同志中之思想，由龐雜而趨于矛盾，信仰由浮泛而趨于混沌，其力量由薄弱而趨于銷沉者比比皆是，影響所及，乃至政治日蹙，國土日蹙，國勢日夷，民生日敝，我們紀念總理譚辰，追溯既往，俯念將來，真有不勝其憂懼者！我們應把頹廢將死之狀態，沒落的自私的鬼頭腦，掃除淨盡，切實體認總理遺教，確立中心思想，堅固中心信仰，充實中心力量來應付一切。

本來思想是人類的特有，思想自由，也是人類應享的權利。但是怎樣發展這思想，而實用於行動，怎樣應用這思想，而利益於人羣；則在各種散漫無紀的思想中，應找出一貫的線索，在倏忽萬變的意念中，應樹立中心的概念；方不淪爲超越時代的虛幻的思想，或時代落伍的封建思想。總理的革命人生觀，是新時代的產品，他考察國際大勢，研究各家學說，斟酌時代情形，融會貫通古今中外的史實，然後集大成以創造其三民主義。我們做了新世紀時代的一人，斷無違反社會進化的最高原則的道理；如果昧着良心，一定去和新潮流逆碰，終必自歸於消滅而已！所以確立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，是一

個人或全人類要求生存的必要條件，同時我們要求完滿我們的精神生活，也必須思想三民主義化，乃能避免烏托邦式之玄虛，或傳統式之束縛。我們務須納思想於正軌，庶免心猿意馬，放不能收！

確立了中心思想，則中心信仰，便相因而至。但是我們革命者，爲着中心思想的實現，不能和其他宗教式的，師承式的，門戶式的混爲一談。他們的信仰，或出於盲從，或出於附會，或崇拜木偶，或局於成見；我們的基本觀念，由於認識的深刻；我們堅決的意志，由於體會的精到。我們不獨信賴三民主義，可以救國救民救世界，並信任我們自己確立了這中心思想而後，肩負着總理付托我們的一切責任，我們必定可以完成之；更信任世界人類必爲我們所感召，共趨于三民主義革命旗幟之下，完成世界大同的宏願。所以信仰不祇是相信，而是篤信，那末，革命的人生觀，由這信仰而愈堅決，革命的事功，乃不至徒託空言！

本來人類的最大力量，莫大乎羣力，合羣策羣力，大志不渝，未有不能成功的。惜利用羣力的人，沒有最好的主義來做標準，濫用這種力量來造成罪惡，古代的暴民政治

，專制政治，近代的法西斯蒂政治帝國主義政治，都藉着人羣的力量，做革命的大敵；革命的事功，艱難辛苦，未易成功，卽坐於此！我們同志服膺三民主義，信仰堅固，思想純一，應該準備着爲主義犧牲，爲人羣犧牲，爲創造新社會犧牲，踴躍發揚，形成無堅不摧的偉大力量，是必然的。我們對着橫暴的大敵，不必畏縮，對着異端邪說，不必搖惑，對着困難的環境，不必氣餒，衆志成城，最後的勝利，是屬於最後的努力者，要在我們的戰線能永久集中而已！

現在，國勢日漸陵夷，黨基日趨頹潰，神州禹甸，將有陸沉之憂！急起直追，責在吾人，稍一因循，噬臍莫及！今日紀念總理誕生，應體認總理一切言行，做我們的良好模範，以資激發。否則告朔餼平，有名無實，茲會之開，反同虛設！不特不能對總理，連自己的良心也過不去了！

如何紀念 總理誕辰

鄧澤如

先哲有言「生無益于事，死無損于數」則其生也，不足與世人追念之情，理固然矣。然而偉大如吾總理者，其生也何如？其所以應其生而成就偉大之事業者又何如？

總理之生也，其地則爲千數百人食田力穡之農村，非亨富居榮名鄉巨邑也。惟其爲農村，故總理冲齡，卽習察夫農民出作入息耕食鑿飲之勤勞樸素耐苦奮鬥之生活。故其後從事革命工作，能屢蹶屢起，艱苦不辭，而廉樸耐勞之精神雖膺元首猶如一日。其時則爲英法鴉片戰役，聯軍入京之後，洪楊革命敗亡之時，總理鑒於內憂外患之交迫，民族思想，於焉激發。又鑒于清廷之腐窳知非摧倒專制，不足以振民氣，而救國家，民權思想又勃然煥發。迨遊歷歐美諸邦，深察夫各國之文明，與社會內層的癥結，回顧宗邦社會之落後，民生思想，遂又油然而生。故總理創造三民主義，實由考驗所得而來，非憑空理想者所可比擬。夫總理當時所處之地與時，固猶常人所處之地與時也。然常人雖生長于勤勞純樸之鄉，遭際夫國家多難之時，出入夫物質文明之世，皆隨俗浮

沉，莫克樹立，獨總理能出類拔萃創造非常的革命，以爲吾黨吾國唯一導師。吾以是知地與時雖足以感發吾人作爲之思想而致力適應，仍有待於其人之自身偉大人格思想精神，此總理之所以爲總理而自判于常人者也。總理萃其一生聰明材力，領導吾人從事于民族民權民生之途。吾人承其耳提面命者幾何年，受其薰陶誘掖者幾何輩，在理應如何做法其偉大之人格與精神，繼志述事，以與蹂躪吾民族，破壞吾民權，摧毀吾民生者相周旋，以完成總理未竟之志。乃今之負黨國之責者，竟有不獨不能繼志述事，而一言一行，反在在與總理之主義相背馳。不獨不能發揚黨國之光榮，反陷黨國于分崩殘破之局，是不獨無以對總理，更無以對同志同胞矣。

然而中國國民黨爲領導國民革命之集團，吾人自不能任彼元惡大憝，陽假黨國之名，陰行其毀黨禍國之事，吾人爲救國，救黨計，惟有秉總理組黨建國之初衷，一致團結，務必芟除此敗類而後已。

當此總理誕辰紀念之中，願述斯言，以期自勉共勉。

沒落中之舊時代與創造中之新時代

林直勉

——總理誕生爲一大關鍵——

悠悠千古，方之宇宙全史則甚暫，作西洋中心之歐洲社會，其演進也，約言之，自美索不大末亞（Mesopotamia）與埃及啓發文明至西羅馬滅亡爲一時代；自黑暗時代（Dark Age）至文藝復興（Renaissance）爲一時代；自產業革命經濟組織蛻變至歐戰爆發爲一時代；自茲以往，則當爲更開明之新時代。作東洋中心之中國社會，其演進也，約言之，自草昧以至『郁郁乎文哉』之有周爲一時代；自兩漢之開拓至瀛海大通爲一時代；自泰西思想學術之輸入至吾黨領導國民革命爲一時代；自茲以往，則當益走上世界進化線與人類共趨于更開明之新時代。

時代初無劃然之界限，惟以社會動象之犖犖大者爲之劃分，而社會動象，實以其間各個分子之知識思想爲原動力，于是有順應時代之常人，有創造時代之非常人，時代孕育思想，思想轉變時代，具創造的大力者實司其機括。由斯以觀吾總理之誕生于十九沒落中之舊時代與創造中之新時代

世紀末葉，適當舊時代之沒落，新時代之開創，夫豈偶然哉？

方總理之冲齡也，正法國末次共和確立，百年來學者之民治思想，結晶而爲南歐民主政治，赫然樹世界之楷模，以視吾國洪楊運動，尙爲滿清弩末之勢所抑尙互以君權相爭奪，則其有待于激發思潮，宣明大義，實爲當務之至急。然微先知先覺之總理，孰爲登高一呼之導師；若非堅決勇毅卓然赴之，則亦沉沉中光輝一霎而止耳，扶掖落後甚遠之中國，力趕世界之新潮流，則其爲力之偉大何如耶？彼芸芸庸衆，至帝孽倏爾中斷，而後恍然于新舊時代之交替，蓋有大力轉旋于其間，此一代俊傑之豐功大德，始焉彪炳爲羣衆欽崇，抑有以知人之所以爲人，貴能實現理想之環境，而不爲固有之舊環境所拘牽也。

顧時代之蛻嬗，由於自然演進者，每爲人所不覺，由於人力策進者，輒遇不能逃避之艱困，此已成爲羣體生活中一公例矣。

民國創建以還，災患迭熾，人咸疾首蹙額，傷世念亂，獨未審其主因之所在，蓋皆舊時代殘餘之思想爲祟，於是演爲種種反動的政治傾向，如法西斯蒂戰線之形成，我國

中有假其術以利私圖者，遂釀爲獨裁之禍，以便民治之途。帝國主義之末流未絕，東方民族中有受其流毒者，遂恣逞侵略之謀，以增國際之擾，夫是皆舊時代殘餘之毒流入新時代之現象。其進度愈速，則其反應也亦愈勁，過渡時代之橫流湧湧，所以予吾人以今日極大之憂患者，莫甚乎此。曩者開闢新時代之道路，歷次革命所遭之艱困，吾總理一一戰勝之，則當前之憂患，吾人詎可以疾首蹙額之類狀，諉之于無可如何？故吾人之反獨裁運動，抵抗強敵運動，須等於與舊時代殘餘之惡毒作殊死戰而後可，蓋非若是無以促舊時代之完全沒落，卽無以使新時代之創造速底於成也。

由是而知民權主義，繼神權主義君權主義之沒落而興者也；民族主義，繼國際雄霸主義之沒落而興者也；民生主義，繼個人資本主義之沒落而興者也；新時代之旗幟在是，新時代之特徵在是，樹立此旗幟，彰明此特徵，卽爲新時代之創造者，總理爲之前驅，吾徒爲之附從，使命不其重且大耶？然則不可逃避之艱困，當前最大之憂患，爲完成此重且大之使命故，愈唯有奮戰以求必勝之一途而已。

願吾又以爲彼挾舊時代殘餘之餘毒以梗阻新時代之邁進者，固當用吾全力以摧擊之。

沒落中之舊時代與創造中之新時代

。抑猶有不可忽者，凡徘徊迷戀于舊時代，曾不稍悟之徒，其一舉手，一投足，無不大背乎新時代之精神，其爲進步之大障礙矣。彼揚毒燄以冀毀滅革命者，往往資之爲厲，若袁世凱將演帝制必故先祀孔，以羅致飽受舊時代餘毒之孔徒，以爲助桀爲虐之資，此豈無意之所爲哉。吾人須于群衆中極力掃除此普遍遺留之毒素。實企圖創造新時代中一重要工作歟！吾總理遺教建國方略中首列心理建設之論，立于新時代旋轍下者，曾亦先一自省否也？

嗟乎！上壽百年亦不免同歸于無何有之日，惟社會生命，永永無既。苟以其時代孕成之思想，還而轉變時代，使社會恒營代謝作用而日新又新，則個人之不朽歟，社會之不朽歟，吾只見具創造大力者，精神不死，偉業不死也。而今而後，舊時代而日卽于沒落，新時代而日卽于開展，則日日視爲總理誕辰也，又何不可？

紀念 先總理誕辰應恢復吾國固有道德

香翰屏

國於天地，必有與立。吾國開化最早，以先民之締造甄陶，蔚爲禮俗風教，其間雖純駁不齊，或流失致弊，要自有其立國之道，乃能範圍羣倫，定壹民志，使生聚服習，於此東方大陸，而綿延其文化至三四千年之久，足以自樹。於何自樹？則植基於吾國之固有道德是也。夫古今東西立國，蓋莫不有其固有道德，何獨於吾國爲然，特吾聖哲所垂詔者，其理中庸易行，行之鮮弊，而又融合於一般治政原理，循是則治，反是則亂，此其可言者也。

自海通以來，吾國與列強遭，情見勢絀，動見敗衄，深識之士，惺然思有以更張之。始法其器械，而器械不足以徒存；繼法其制度，而制度以移植而敵；於是憂時者，震眩惶惑，頗有稍稍疑及於吾國固有道德者。然其說固未爲定論，且亦猝未得損益變通之術也；而浮薄很鷙者，喜其新奇且利其便已也，則取一切固有道德顛覆破壞之，號曰道德革命，沈浸歐化，肢削自毒，則廉儉廢矣；毛裏之恩，推本性慾，則孝慈廢矣；賄

遷苟合，朝婚夕寇，則禮防廢矣；乘勢逐利，賣友事仇，則忠信廢矣。其在清明之世，所恃以整齊民物，搏控人羣者，悉視爲腐惡，加以醜詆，而於歐美人淑身勤事，立國自強之道，又無不舛馳適得其反，卽無敵國外患，此等橫目之倫，將復返於何等，亦祇取不義自斃而已，二十年來，其害中於人心，形爲風俗者，茫乎未艾，此可爲垂涕而道者也。

或難曰，中國之固有道德，旣美備矣，而國不免於貧弱危亡，意者，道德其名，其實固有不周於用者歟？則應之曰，夫道德者何，蓋立身處世最合理之嚆範，取私慾克制之，而加以界限者也。中人勉而跋之，不肖者違而去之，故曰從善如登，從惡如崩，以叔季政教之敝，而國中不肖者多，苟偷自利，縱慾敗度，乃演成近日危亡局面；彼且以道德爲害己，相率離畔，何有於用！特昔猶貌取自文，今則昌言排擊，甘冒不韙，爲益悖耳。先總理以悲憫之懷，發爲國策，旣主接受西洋文明，爲救國要圖，復標揭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，詔國民端其根抵，誠探源立極之論矣。今試分折吾國晚近社會，所謂此八德者，其徵兆何在，將姑置而未行，抑行之而鮮效，毋亦舉世洶洶反其道而出之

，以自趨於魚爛之一塗，先總理之靈，旁皇痛傷久矣。今有沉痾縱慾而拒醫藥以遂自戕者，論者因從而謂良藥實不利於病，此與道德不周於用之說，其愚且妄，何以異哉。今國事亟矣，非興卽亡，勢不中立，博觀歐美興國之策，粲然具備，不患無所取法，抑悽悽之愚，竊以爲法之運用存乎人，而道德者則人之所以爲人者也。取列強成策，以屬之貪鄙之夫，則一切良法美意，舉無所附麗，且日卽苦窳，適以自禍，六十年來，日本以變法而興，吾國則屢變而愈弱，此其明效大驗也。以近事證之，代議制度，可以賄選矣，法西司蒂，可以帝制矣，夫制度主義，且可緣飾爲惡，矧其爲權勢富厚所集易於叢垢者哉，前車已覆，審塗易轍，此其時也。

昔崑山顧氏以新莽汙俗，可以爲東漢，五季汙俗，可以爲有宋，推本於時君之崇尚節義，近湘鄉曾氏亦以爲風俗之厚薄，繫於一二人之心所嚮，毫傑之忠事，其及於風化者，如是其速且鉅也。嚮使天假先總理以年，所爲移風易俗者，其效當捷於影響，乃園陵一閉，撓撓之辰，忽屆九周，謹闡揚遺教，以申仰止，俯仰世變，遂多危苦之辭，有議其迂闊違時者，所不敢避也。

紀念 總理誕辰應有的振奮

劉紀文

爲全民族所謳歌祝頌的 總理誕辰，至現在是交到六十八週年了。回溯距今六十八年以前，腐敗的遜清政府正肆行那荼毒民衆的虐政，而一般帝國主義者也挾具雷霆萬鈞的暴力，開始對我們加以蠻橫的壓迫，這時候，整個國家無疑地已陷進於混沌陰霾的境地了。總理誕生於這惡劣的時代之中，不爲艱險的環境所屈服，而要以崇高的品格，和過人的才識與毅力，領導革命運動爲國家創造嶄新的局面，並進而成了世界被壓迫人類的救星，像這種偉大的勳業，簡直是古今無與倫比的。爲這緣故，總理誕生的那天，便爲我們民族尋求自由平等的起點，我們對他要加以熱烈的頌祝和深刻的紀念，是很應該的事。

然而爲革命而生存，爲革命而盡瘁的 總理，已經離開我們而長逝了，所留給我們者是他廣大精微的遺教，却因爲迭受障礙，尙未能一一見諸實行，因此，每當 總理誕辰的來臨，我們於慶祝之餘，反而感覺無限的慙悚與悲痛，所慙悚者，我們至今還未能

完成 總理諄諄致囑的工作，而所悲痛者，則 總理早已長逝，不復如生前一樣，作我們進行革命的指鍼了。尤其當這國難嚴重的期間，在前年所失去的東四省，以人口論，有三千萬，以每年出口貨值論，有四萬萬，以被佔的鐵路論，有六千三百餘公里，以淪陷的領域論，有一百二十八萬五千餘平方公里，遷延至今，還不曾收復；而環顧國內，則共匪正負隅恣肆，尙未能完全撲滅；作着獨裁迷夢的夫已氏，更抱住狠毒的陰謀，組織秘密團體，打算藍化全國，以逞個人的私慾，于這奇窮極困，前途一片漆黑的環境，我們目擊爲 總理所手創的國家，所救起的民族，現在竟以內憂外患，而形成了破碎衰殘的狀態，我們寧不痛心麼？

緬懷過去民國締造的艱難，和瞻顧將來民族前途的險惡，當這紀念 總理誕辰的時候，我們應該奮然的振作起來了，起來繼承 總理的遺志，起來恢復歷史的光榮，只要有一息尙存，我們非勉力達到這目的不可。 總理不是這樣很懇切的訓誡過我們麼？「人類有兩種思想，一種就是利己，一種就是利他，重於利己者，漸積而成專制之階級，生出政治上的不平等；重於利他者：：：專用彼之才能，以謀他人之幸福。」國際上的

帝國主義者以高壓手段凌逼弱小民族，和國內的反動集團，希圖以一人一系的勢力，壟斷全國，他們都是屬於利己者的一類，應該在打倒之列；至于我們偉大的總理，則綜他一生無不是爲他人之幸福而奮鬥，尤其是爲解放整個的中華民族而犧牲，他的歷史即爲一部壯烈光榮的革命史，而他的行動也就成了我們的圭臬，使我們嚮往不已，我們得到總理人格的啓示，和精神的指導，就應該一致努力負起復興黨國的偉大使命。

現在橫在我們目前的現象，比總理誕生和逝世的時候，尤其惡劣，帝國主義者越弄越兇，駸駸乎有吞併我國的趨勢，至其匪的擾亂和獨裁的肆虐，也日甚一日。我們既要奉行總理遺教，則這革命進程中的障礙，非加以廓清掃蕩不可，必要以大無畏的精神去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，才配爲總理忠實的信徒，才不負紀念總理誕辰的意義。